

一个美国家庭与九个中国孩子的故事(4) ◆ 过震庆

战火中庇护幼苗的“诺亚方舟”

与曾外祖父牛尚周通信的卡波特·霍布鲁克出生于1892年,是一位非常友善又勤奋的实干家。他1913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,曾入伍去欧洲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。一战结束后,他回到自家的Scott农场,开始了毕生的苹果栽种和品种改良的研究工作。这个农场的苹果至今仍畅销全国的优质产品。我们参观过的那个苹果展览会上许多品种,很可能还是他的研究成果呢。

卡波特·霍布鲁克于1924年结婚,他的太太安娜·霍布鲁克是瑞士人。夫妇俩继承了前辈助人为乐、慈悲为怀的传统,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的岁月里,继续向中国孩子伸出援助之手。他们曾经帮助过9个中国孩子来到美国,进入新英格兰地区最好的学校读书,并且担当孩子们的监护人,照料其学习和生活。他们的无私帮助,感动着这些孩子远在中国战乱中的父母,把他们的家比喻为上帝的“诺亚方舟”。

祖母的嫂子徐亦蓁(牛康生的夫人)也是在这个危难时期与霍布鲁克家建立起了患难与共的友谊,这是我后来从徐亦蓁的自传中得到证实的。在日寇入侵上海之后,徐亦蓁带着11岁的儿子牛康民转道香港,1941年远渡重洋到了美国,寻找与牛家有着深厚友谊的卡波特·霍布鲁克夫妇,目的是让孩子能够在安全的环境里正常地接受教育。母子俩在波特波罗的老宅里受到卡波特·霍布鲁克夫妇亲人一般的接待,牛康民被安排进入了麻省最好的私立中学——鹰溪中学,跟他们自己的孩子一起上学。

徐亦蓁安顿了儿子之后,开始参与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在美国的演说募捐活动,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。她把孩子完全交给了霍布鲁克家,在全美国32所大学做“抵抗与复兴”的巡回演讲。1945年,她成为联合国妇女委员会的筹建人之一,中华民国驻联合国的妇女副代表。

在安娜阿姨的照料下,牛康民以优异的

成绩毕业于鹰溪中学获得金钥匙奖,并以全额奖学金进入常春藤名校达特茅斯大学。1959年在密苏里大学取得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后,他又在哈佛大学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,其后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担任行为科学系主任、教授,在世界各地执教演讲,成为美国应用人类学会的第一位中国人会长。牛康民一直把霍布鲁克家当做自己的家,跟卡波特·霍布鲁克、安娜夫妇保持着亲密的友谊,来往密切的程度甚至超过自己的母亲。他于1985年因演讲后长途旅行,又从波士顿开车回多伦多,劳累过度引发心脏衰竭而去世,年仅57岁。

性格坚强的曾外祖母倪桂金

霍布鲁克家的老宅里,至今还保留着我曾外祖母倪桂金的作品——老人家一针一针绣出来的金龙花纹的座椅靠垫。

倪桂金是倪润山牧师的大女儿。1889年,父亲倪润山去世时,小妹倪秀珍和小弟倪锡纯年纪都还小,就跟他们的母亲徐氏住在大姐倪桂金家。大哥倪锡令也是牧师,1896年不幸在传教途中溺水身亡,因此大嫂和年幼的侄子们的生活也很困难,曾经轮流在大姐、二姐家吃饭。倪家二女婿宋查理是海南人,只会说英语和海南话,语言不通而且脾气很大,所以徐老太太很少住到二女儿家去。徐氏于1908年7月在牛尚周和倪桂金家中去世。她的小儿子倪锡纯这时在耶鲁大学留学,为了不影响他学习,家里人很久都没有告诉他。但是据1909年8月牛尚周写给玛丽·卡波特小姐的信中所述,倪锡纯这时已经知道了他母亲去世的消息,因此才到霍布鲁卡太太家去度假,以缓解情绪。

我祖母牛惠珠回国后长期患有胃病。1936年9月6日,她在一次意外的医疗事故中突然去世了。当时我的父亲和大伯父都未成年,母亲的突然去世使他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。袭击这个家族的不幸接踵而至,在祖母牛惠珠去世之后的15个月中,她的两位哥哥牛惠霖和牛惠生,都因积劳成疾相继

去世了!作为他们的母亲、七十多岁的倪桂金来说,遭遇“晚年丧子”这样的残酷打击,其悲伤是常人无法想象的。但这位坚强的老人并没有因此倒下,反而担当起了一群孤儿寡母和第三代子孙的保护者的角色。在国破家亡、经济来源断绝的重重灾难面前,她顽强地支撑着,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。支撑着她活下去的是她始终不渝的基督教信仰。“上帝让我的儿女回归天国、安息在主的怀里,因为他们在世上活得太辛苦了!”这是她对我的妈妈、当时还是爸爸的女朋友说过的话。

当时,曾外祖母倪桂金住在陕西南路的一座红砖外墙的公寓大楼里,跟寡居的小妹倪秀珍(温秉忠夫人)合住一套公寓,两人住对面房,中间是合用的客厅。温家婆婆的女儿温金美和女婿唐星海(炳源)当时也住在上海,他们家有很大的房子,所以温家婆婆常常会住到女儿家。1943年冬天,我妈妈跟爸爸开始交朋友之后,他们经常会去看望外婆。我母亲常与她坐在一起织绒线衫,讲讲闲话儿。使她们祖孙俩结缘的原因也很有趣:外婆早年曾经是裱文女校的学生,后来她和二妹倪珪珍(即宋家三姐妹的母亲)都在这个学校里面当过老师,她是专门教家政缝纫课的,倪珪珍是教中文课和钢琴课的。祖母牛惠珠在出国留学之前,也曾经是裱文女校的学生。而我妈妈则是这所学校后来的学生,她在学校运动会上屡次进入中长跑比赛的前几名。我妈妈的英文名Hilda就是当时学校里的一位修女给她起的。外婆还记这位修女,说当年她教家政缝纫课的时候,这位修女还是个年轻小姑娘哪!后来日本人打进了租界,那位修女也被抓到集中营去了。她们祖孙俩虽然隔了两代人,却是这所基督教女校的前后校友,所以会聊出很多老故事。

曾外祖母跟我妈妈讲起过,她年轻时眼睛好的时候,最拿手的是手工绣花,做出的绣花鞋也相当漂亮(根据川沙县文史资料记载,倪润山在投身教会工作之前,他家曾经在上海开过做鞋的店铺,曾外祖母的手艺很可能是家传的)。她还告诉过我妈妈:早年为了供

养四个孩子出国留学,家里开销很大,老外公牛尚周在政府开的江南造船厂里工作,但是收入并不是很多,而她自己在学校当教员收入也很有限,于是她就在空余时间绣花和做新娘子结婚穿的绣花鞋来补贴家用,直到后来孩子们学成回国才不做了。她说这话的时候还让我妈妈看她的手,右手的手掌边有很厚的老茧。她说,从前做布鞋的鞋底是用碎布头一层层叠起来,用麻绳一针一针密密麻麻纳出来的,每一针都要拉得很紧很紧,做出的鞋才耐穿。手掌边的老茧就是这样被磨出来的!

曾外祖母倪桂金在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12月离开了人世,享年八十岁。当时她唯一的小女儿牛惠珍在美国不能赶回来,只有过养养、夏晋麟两位女婿和大儿媳刘义基为她安排后事。她的二儿媳徐亦蓁这时正在联合国妇女委员会做筹建工作,也未能赶回来。她的几个能干的外甥女——宋氏姐妹和弟兄们已经从重庆回到了上海,给她送葬的时候每个人都送了硕大的花圈,包括外甥女婿蒋介石、孔祥熙等人。我妈妈记得当时送来的花圈多得堆放在殡仪馆门口的大街上,上海的几家报纸也对她的葬礼作了报道,但这些身后的荣耀对她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。终其一生,曾外祖母从未求助过她那些显赫的亲戚后辈,无论是子孙满堂的中年,还是孤独清贫的晚年。她和曾外祖父牛尚周合葬在虹桥路万国公墓。

我祖母牛惠珠和她两个哥哥先后离世的时候,我的伯父和父亲还未成年,在后来的抗战烽火中,他们与祖母原先寄养的霍布鲁克家庭的联系就中断了。而远在大洋彼岸的那座“夏屋”里,却至今还保存着他们当年在那里生活的青春足迹。

转眼一百多年过去了,我已是牛尚周家族的第四代。想到威力无穷的互联网,使我与远在天边的霍布鲁克家族的第四代又走到了一起。这两个家族的故事无论传到哪里,都会引发人们由衷的赞叹——这是一曲大爱无疆的颂歌,也是一座见证中美两国民间友谊的丰碑。

(摘自《上海滩》2015年第3期、第4期)

醉金花

薛舒



6.我国最早的茅台酱香酒

不料,这句话被店老板听见了,店老板走上去说:“客官口气未免也太大了,你怎知我们茅台就没有好酒呢?”

贾富一听,忙说:“对不起,言语冒犯,请多见谅!不过,这种酒实在……”

“客官若要品好酒,那也容易。”店老板说完,一招手,只见店小二“吭哧、吭哧”一家伙搬出十几坛酒摆在堂前。店老板说:“请客官品尝品尝,再不要说我们茅台无好酒了。”

贾富一看,嘿!还真不少。后悔自己刚才失言了。他连忙站起身来,先把这些酒坛打量了一番,然后,由远而近地对着酒坛深深吸了几口气,接着,斟了一碗酒,吹了一点含在口中,喷了三喷,才把酒碗放下。

店老板一看贾富的举动,就知道他是个品酒的行家。为什么呢?因为贾富的动作是有名堂的,那叫“一看、二吸、三喷”,用行家的话来说,叫做“看色、闻香、品味”,非内行断不知其中奥妙。

店老板忙给贾富让座,并连连向他请教。贾富说:“这些酒都不及一谈啊!其中只有一坛陈年酒还算马马虎虎,但回味也太差。”

店老板忙施礼说:“不瞒客官,这一坛陈年酒入窖已二十余年,除此之外,本店确实再无好酒了。”贾富说:“此地山清水秀,河水清澈,按理说应该酿出好酒来。”店老板说:“所以特求客官赐教!”贾富见他一番诚意,便欣然答应:“好,明年我一定来教你。”

果然,第二年金秋时节,贾富特地在山西杏花村用重金聘请了一位酿制汾酒的名师,带着药酒、工具,再一次来到贵州的茅台镇。他同名师一道察看地形,选择了一个四周长满芳草的村子作为建造酒坊的场址。

贾富和名师一起,按照汾酒的酿制方法,经过八蒸八煮,酿出的酒质特别纯正,香气袭人,纯甜无比,非当地酒可比。

当时,就有人把这种在茅台酿制的“山西汾酒”,叫做“杏花茅台”酒,简称“花茅”。

当然,这只是传说。有记载的历史却是这

么说的:茅台酒之沿革及制造,在清朝咸丰(1851-1861)以前,有某山西盐商,来茅台地方,仿照汾酒制法,用小麦为曲药,以高粱为原料,酿造一种烧酒。后经陕西盐商宋某、毛某先后改良制法,以茅台为名,特称为茅台酒。后又记载:……黔中盐业,多为秦晋商人……当时盐商由山西雇来酿酒技工,仿汾酒酿造方法,设厂酿酒,用以自奉,并不外售。至咸丰年间,因秦晋商人歇业还乡,即将所设盐号,及茅台酒厂,售予本省先贤华桢坞先生继续经营,沿用“成义”酒坊名称,即简称“花茅”。

因为古汉语“华”、“花”相通,所以,无论是传说中“杏花茅台”的“花茅”,还是华家“成义”酒坊的“华茅”,最后都被称为了——“花茅”,这便是我国最早的茅台酱香酒。这些记载都证明了,茅台白酒的源头是山西汾酒。

说了这么多有关“花茅”的故事,那么“花茅”与五朵金花以及醉金花的白酒之间,又有什么关系呢?这还得继续慢慢道来。

遥远的十九世纪末,清末民初年代,有一位叫“朱齐德”的江西人士,因长期在南方做生意,经常过着与家人聚少离多的生活。因为朱齐德在贵州一带的生意做得十分顺畅,也做到了一定规模,于是干脆决定,举家迁徙到贵阳定居。

朱齐德告别故乡,携老带少,从江西出发,一路千里迢迢向西南而去。那时候的交通条件远不如当今,除了用马车、驴车装载家私货物,大部分时候,人们只能靠步行赶路。朱家老少每日从清晨出发,行至傍晚,找一家客棧借宿,第二日清晨即起,继续前行。

某日,朱家人从早晨走到烈日当空的正午时分,老少都已饥渴乏累。朱齐德安顿家人在路边的一处树林里将歇片刻,准备以干粮当午饭,吃了再走。一家人正分吃干粮,忽闻有呻吟之声隐约传来,再听,却又是有人在呜咽,屏声静气地听,却什么声音都没有了。可是片刻以后,又像呻吟又像呜咽的声音又断断续续传来。就这样,朱家人的一餐简易午饭,总是被不知出自何处的呻吟声打断。朱齐德放下干粮,站起来四顾周遭,却并不见有任何异常情况发生,细听那声音,好像是树林深处传来。朱齐德就对随行的家丁说:我听着怎么像是有人在哭?你去四处查看一下,小心一点。

三十、元青花鼎砸了他的脚

克拉克娜站起来,钱已打给你了,还想怎样?中年男人朝旁边使了个眼色,上来两个魁梧男子,按住克拉克娜。克拉克娜叫道,我警告你,别过分!中年男人轻声道,拉出去!两个魁梧男子强行把克拉克娜推到了门外面,克拉克娜不停地骂,你们真卑鄙。

李茗沁想站起来,徐楣丽急忙拉住他衣服说,他们不会为难她的。李茗沁笑了,法国是文明国家,很讲信用。我们以后可以继续做生意。中年男人冷笑,今天明明是你来求我,我倒先指责我。我告诉你,今天就是要变卦,没有按期汇款,元青花不能给你。

李茗沁笑问,我们想要,加一点钱,怎么样?中年男人说,好啊,你们有钱,加一百万欧元。李茗沁又笑,太过分了吧。徐楣丽说,别上道,跟他慢慢磨。李茗沁笑嘻嘻地走近递上烟。中年男人不接,李茗沁说何必呢,吵归吵,香烟还是要抽的。刚才冒犯你了,对不起,算我错了。林老板说,对啊,凡事通融一点,应该按事前说好的办。

你倒变得快,承认也快,但来不及了,给你半小时考虑。拿不出钱来,就把元青花砸碎,表明你们中国人没能力保护它。请高抬贵手,已经是残件了。是残件,为什么还要?对我们而言,是文化精华,有纪念意义。

一个破罐子,什么狗屁精华!你们中国人就是喜欢夸大,世界上文明现象多的是,你们这点烂货,还要捧到天上。中年男人说完冷笑一阵,继续说,你们中国人最擅长的,就是挂羊头卖狗肉,说来淘宝,实质就是赚钱,价格出高了,就换钱,这是保护文化?!还自以为自己了不得,眼力非凡,你不是照样买进假货!克拉克娜是糊涂虫,认为你们值得信赖,把文物交给你们,最终还是会被毁在你们手里,还不如我来砸碎它。李茗沁要冲上去,站起来时被徐楣丽、林老板紧紧拉住。

这时,门口一阵骚乱,有人闯进,是太平,他西装笔挺,伸手一指,说,你怎么可以乱来,这是一级文物!中年男子手缩回,你来干嘛?!太平说,这可以卖很多钱!这是圆明园的文物!中年男子说,我当然知道是圆明园文物,你以为我们光光为了钱?!我要杀杀他们的威

风!太平想冲上来,一大块头男人挡住他。太平指了指中年男人,连连叹气道,这种出气有什么用?我已经给你们赚了很多!你可以杀死他,但不能砸文物!中年男子说,时间已到。

李茗沁又想站起来,徐楣丽拉住他,克制!今天即使成功,还要保证安全运回国内,路还很漫长。不要冲动。中年男人又“哼”了一声,我看你们是胆小鬼!他举起元青花鼎朝地上砸去,李茗沁顿时冲开徐楣丽的手臂,两脚直刺上去,像是铲球动作,元青花砸中了李茗沁的脚背,然后再滚在地上。李茗沁则痛得眼冒金星,惨叫一声,人弓起来,脚上缓缓流出一摊血。有人叫:警察来了!中年男人在众人簇拥下朝边门跑了。从正门冲进来好几个警察。

救护车把李茗沁送到附近医院,经检查,脚背被砸,严重伤残。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月,他从几个主治医生来回穿梭透露出的严峻表情来看,已猜测到了,便对徐楣丽、林老板说,你们别安慰我了。徐楣丽原先还很平静,此刻满脸愁容。李茗沁内心五味翻腾,但来不及伤感,见徐楣丽泪水盈眶,就克制自己,微笑道,

没想到,你变得这么伤感。我爱你。如果在过去,李茗沁听到这一句话,会激动得跳起来,此刻却十分平静,清风吹拂,只起细细的涟漪。内心泛起的滋味,有点儿百感交集,又觉得无动于衷。她从没有对自己说过“爱”字,这个字他等了十年。可惜,这个字出现得太晚了。我已是双重残废。俄顷之间,李茗沁又平静如水,也许她见我既瞎又瘸……想到这,他又笑了,你这么金贵的人,爱我,我岂敢承受?

徐楣丽听了,泪水止不住,伏在他身旁。李茗沁慢慢安抚她柔顺的头发,轻轻地拍着她,说,这些天你也累了,休息一会儿吧。徐楣丽不吭声,伏在他身上不动,似乎真的很累。李茗沁看着窗外午后的花园,满地春色,大片灌木丛,大片草地,中间镶嵌着各种花卉,五彩缤纷,又宁静深远。

《蓬帕杜夫人的珍藏》,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。明起连载《成龙:还没长大就老了》。

蓬帕杜夫人的珍藏



程庸